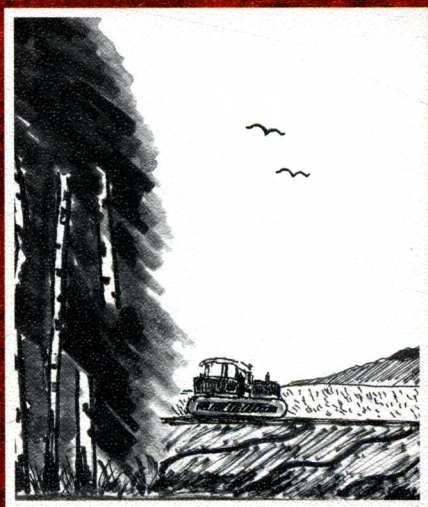


北大荒断简

肖复兴 著 / 绘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大荒断简

肖复兴
著 / 绘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大荒断简 / 肖复兴著绘.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302-1829-7

I. ①北… II. ①肖…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5326 号

北大荒断简

BEIDAHUANG DUANJIAN

肖复兴 著绘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8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829-7
定 价 56.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纪念我和我的同伴一起去北大荒五十年

——题记

自序

沈从文先生在他的《边城》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有一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这话说得没错。这个地方，对于我就是北大荒。

这本小书写的就是这个地方。说北大荒，其实有些笼统，北大荒很大。这一次，我将我的笔集中在北大荒的一个点，一个很小的点，就是大兴岛，一个被七星河和挠力河环绕的小岛，面积只有八百平方公里。1968年，我到那里的时候，只有几千人。真正如福克纳所说的，只是一张邮票那样小的地方。

这一次，我很明确，靶向性很强，只写这个地方；只写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知青、复员军人、当地老乡；只写我曾经见过的，知道的，经历的人与事，以及更为重要的命运。

对于写作的人而言，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还乡。之所以将大兴岛作为我自己的故乡，因为整个青春季节在那里度过，青春的故乡，有时胜过童年的故乡。

学者赵园曾经说：乡土是价值世界，还乡是价值态度。这种态

度，标志着作者在这样的写作中，融合着一种对故乡的土地和人、对曾经的生活和自己的经验的体认和回忆。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无形中暴露自己的情感与立场的前后差异变化，乃至隐秘矛盾或纠结。我想，这就是所谓的还乡的价值态度。在态度中体现价值，在价值中审视态度。这样的写作，是一种还乡，也是一种对故乡的重构。

因此，文本中的文学性，带有人为性。个体化的回忆和写作，成为一把筛子和一把斧子，会对原本的生活与人进行筛选和斧削，让一切变成文学的文本，不完全等于现实。这本小书，也可作如是观。会有很多似曾相识，也会有很多似曾不识，甚至陌生。当然，这不仅缘于我的写作，而且缘于对于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切，烟笼寒水月笼沙，其实并不完全知晓。你需要怀疑和质疑的，不是曾经生活的本身，而应该是自己。时过境迁之后，这本小书或许能够多少揭开时间的面纱，抹去生活的尘埃，让我们更能接近一点儿真实，触摸到荒原萋萋荒草下湮没的我们的青春，和世代零落成尘的比我们知青更多人更苍凉的人生。

这本小书，不是朱颜辞镜花辞树顾影自怜式的怀旧，而是直面我们人生唯有一次的青春。无论什么时代的青春，都会有美好的一面，也会有残酷的一面，青春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刺伤他人，更可以刺伤自己。在这里，没有回避我自己所做的好的和不好的一切，没有视而不见青春美好娇颜下滴血过后结痂的伤口，没有欲言又止不该在青春花季中的死亡，以及日后“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悲伤。

马尔克斯在谈到他自己的写作时，曾经说：如果一个想法经不起多年的丢弃，我是绝不会有兴趣的。而这种想法确实经得起考验，那么，到时候就会瓜熟蒂落，我就写出来了。

今年年初，《我们的老院》出版之后，书的责编之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也是我的老朋友章德宁对我说：希望你的下一本书也能交我们这里出。我一口应承了下来，不仅在于她的友情、信任和鼓励，也在于我想好了下一本书写的就是北大荒，就是大兴岛。就如马尔克斯所说的，这个想法早已经翻腾在心里很久，一肩行李尘中老，半世琵琶马上弹，到了该写的时候了。

因为，明年，即2018年，是我去北大荒，到大兴岛整整五十年。这本小书，是给自己，也是给和我一起同去北大荒，同到大兴岛的知青朋友的一个纪念。

五十年前，1968年7月20日上午10点38分，我们离开了北京。这时候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

这个抖动，这个疼痛，一直绵延到五十年后今天的这本小书中。

2017年岁末于北京

001 — 自序	154 — 冬之母女二重奏
001 — 七星河和挠力河	168 — 借书奇遇记
028 — 黄檗罗镰刀把	184 — 底窑守林人
045 — 椴树蜜	197 — 萋萋荒草
061 — 麦秸垛和豆秸垛	227 — 北大荒的教育诗
079 — 十七岁的荒火和流沙	250 — 北大荒过年
098 — 一枚纪念章和两条小鲫鱼	267 — 北大荒的雪
119 — 动物园的约会	
133 — 杨海洋和罗亭	

七星河和挠力河

北大荒的土地上，很有几座有名的岛，其中雁窝岛和大兴岛，最有代表性。雁窝岛，是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的代表作，可以说是北大荒开发出来的第一批荒原中的佼佼者，至今岛上还矗立有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题词“雁窝岛”的纪念碑，记载着那段不平凡的岁月。大兴岛，是1965年由第一批到北大荒的北京知青和复员军人、山东移民开发北大荒的代表作，1966年3月，由开发作业区改名为农场，当时叫作七星农场大兴分场。1967年的冬天和1968年的夏天，连续来了几批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的知青，共同开发大兴岛，不断成立新建的生产队，成为了知青一代和北大荒密不可分的一座地理坐标。

我是1968年7月去的大兴岛，有幸成为开发大兴岛的第二代人。

我们大兴岛，之所以被称为岛，是由于被两条河所包围。北面的一条河叫七星河，南面的一条河叫挠力河。这两条河都有些属于自己的古老历史。清史记载，七星河当时叫作西勒喜河，挠力河当时叫诺雷河或诺罗河，都是满语，说明了清人入关主政后这两条河的版图和管辖的范畴。这两条河如同两条手臂，环绕着我们大兴岛，一直往东北方向流去，在红旗岭农场交汇。

1965年之前，这里除了有少数当地农民之外，荒无人烟，是一片沉寂多年的亘古荒原。说是荒原，很多地方是沼泽地。向荒原要粮，向荒原进军，成为那时最嘹亮的口号。我来到大兴岛的时候，很多沼泽地已经被开垦出来，成为了麦田和豆地，也有一些玉米地和高粱地。但是，依然有很多荒地，即便已经开垦出来的地号里，还残存着不少蚂蚁篓子和王八柳，必须把它们都清除出去，拖拉机才好作业。那种歪脖子王八柳盘根错节，坚硬无比，很难清除。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干的活儿，就是清理地号，对付这些顽固的王八柳。很多人的铲子、镢头、木棍一起上阵，还是很难将它们挖出来，必须请来拖拉机，加足马力，才能够把它们拔出来。当地人说：王八柳，不成材。这些丑八怪一样歪歪扭扭的家伙，除了当柴火烧，没有一点儿用处。即使当柴火，用斧头也很难把它劈开，人们都不愿用它烧火。

在我们二队，我最初认识的一位朋友是1965年第一批来到大兴岛的北京知青刘再生。他比我小一岁，膀大腰粗，当地



七星河开春时景 Luxing 2017.7.28. 肖

我们大兴岛，之所以被称为岛，是由于被两条河所包围。

北面的一条河叫七星河，南面的一条河叫挠力河。

这两条河都有些属于自己的古老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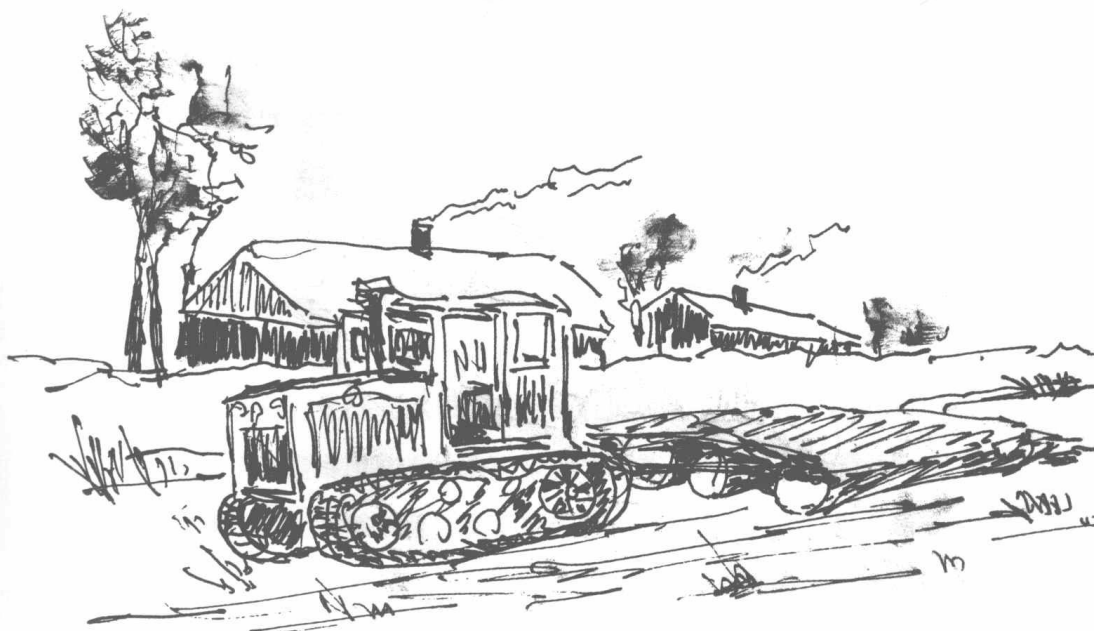
人讲话，二尺钩挠痒痒，是干活儿的一把好手。这样的一把好手，在最初开发大兴岛的劳动中，身心疲惫，病倒在床，起不来身。当时，大兴岛还没有建起医院，只好连夜往七星农场医院送。队上只有牛，连马都没有一匹，说是牛打江山马当家，开荒干活儿，只能用老牛。想后来人们把牛称赞为开荒牛，是有道理的。第一批跟随人一起进入大兴岛的那些牛，不少和再生一样，吃苦不诉苦，因不知疲倦地开荒而累倒。

那天夜里，队上派一辆牛车将再生拉到七星河。那时的七星河两岸全是沼泽地，牛车只能在离河很远的一个叫作杨万子的鱼梁子停下了，必须要在这里换成马拉的爬犁，到七星河上船。因为再往前走，都是沼泽地，当地人称之为荒草甸子，或叫水泡子、大酱缸，再浅的地方，车轮也很容易陷进去。爬犁平滑，受力面大，重心低，适于在沼泽地滑行，因此，只有轻巧的爬犁可以飞快地带人到河边。

到七星农场医院一查，结核性脑膜炎。一住好几个月，把病治好，再生急于回队，又是坐上这样的马拉的爬犁，从七星河对岸到大兴岛，再坐爬犁到杨万子鱼梁子。天色已黑，别人都劝他在鱼梁子住一宿，第二天天亮再走。他不听，坚持走，走到半路，就陷进沼泽之中，这种草甸子，表面看起来是草，一脚踩下去，下面全是水，水都是从七星河漫延出来的，和杂草缠裹成泥，如魔爪一样死死缠绕着你的双腿，使劲儿地把你往下拽，会让你越陷越深，直至淹没。开发雁窝岛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当时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北大荒人》，



那时的七星河两岸全是沼泽地，
牛车只能在离河很远的一个叫作杨万子的鱼梁子停下了，
必须要在这一带换成马拉的爬犁，到七星河上船。



雪地上的爬犁

Ruxing 2017.11.17. 肖

其中一个情节就是开发雁窝岛的一位复员军人陷进草甸子，最后淹没头顶而牺牲。

再生陷进草甸子里，身子越陷越深，水一直没到胸口。想起了电影里的那个镜头，不禁害怕，落下眼泪。黑夜沉沉，荒原茫茫，真的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心想这样的悲剧就要落在自己的身上。谁知，就在这绝望的时候，他胸前的水开始降落，往前迈步，竟然越走越高，一步步地走出了沼泽。黑的是路，白的是水，蒙蒙夜色中，他看到黑黑的颜色，知道有了路，是通往我们二队的那条小路。

这段往事，再生没少对我讲起，每次讲，都非常动感情。对比他这样第一代开发大兴岛的人，我们所要对付的王八柳，显然要简单得多，也容易多了。杨万子至今还在，只是已经不再是鱼梁子，成为了当地农民的居住点，很有些繁华热闹了。从大兴岛到七星去，早已经建成了一座七星桥，不必再如再生一样要坐马拉的爬犁，才能到达岸边了。

二

1968年的夏天，我从北京到大兴岛，七星河上还没有桥，我和伙伴们是乘坐小火轮过的河。夏天的七星河很漂亮，两岸是绿色的苇草，一望无际，平铺到天边。河水清澈见底，能够看见水底的游鱼，以为它们离水面很近，贴近船帮，伸手去捞，才知道水很深，鱼离水面老远呢。远处的天空中有水鸟在

飞，居然还能看到长脖老等，伸长了脖子，好奇地望着我们。

记忆中那次过七星河，小火轮并不是直开到对岸，而是弯弯曲曲，转了好几道弯，大约开了一个小时，才来到对岸。其实，七星河没有那么宽，在我的印象中，也就两百多米的样子。过了好久，我才知道，七星河表面看水平如镜，却是暗藏玄机，水下面很复杂，特别是水草纵横，弄不好会缠裹船身。河岸由于都处于沼泽地中，同样地形复杂，必须要找到合适的地方停泊。

那一次，我们也是在杨万子前面下的船。显然，这里是多少年来前往大兴岛的必经之路，前车后辙，是前人用脚踩出来的船只的停泊之地。

说起七星河，记忆中的河水和河岸，和今天已经完全不同。1968年的夏天，我们从福利屯下的火车，那里离富锦县城很近，离七星还有几十里地的距离。我们到达七星的时候，已经是黄昏，天色渐暗，谁也不敢这时候贸然开船，也就无法坐船去大兴岛了。只好住上一晚，第二天早晨过河。

那一天的晚饭，分配每一个知青到一个当地的农家去吃派饭。迎我来的是一位中年男人，赤裸着黝黑的胸膛，老远地向我走来，落日的霞光映得他浑身通红发亮。走近一看，吓了一跳，我看见他的胸膛上有一枚硕大如碗口的毛主席像章，纪念章的别针生生地别进他的肉里。这一幕的情景，连同那一晚他和他老婆为我特意包的茴香馅的饺子，成为我永远忘不掉的回忆。

我对七星河向往已久，吃完饺子，我对他说：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七星河？他说行，只是得走挺远的一段路。然后，他带我上路，我看他还是赤裸着胸膛，夜风吹来，北大荒的晚上有些凉，便对他说：你不披上件衣服吗？他说：不用，你们从北京来的觉得凉，我习惯了，没事，这样凉快！我们一起走到七星河岸，前边迎风簌簌直响的就是芦苇丛。夜空中没有月亮，星星也很少，四周一片漆黑，芦苇丛只能看到黑黝黝的影子参差摇曳，其他的什么也看不见。我以为能看到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景色，只能在遥远的梦幻中。

他指指前面对我说：前面就是七星河了，明天你们就从这里上船。前面，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七星河的河水流动的哗哗声，和我身边这个壮汉子胸前的纪念章在夜色中闪闪发光。

这就是七星河！从那么远的北京，那么毅然决然地跑过来，我就要在它的身边度过我的青春岁月。想想那时候的心情，并没有什么悲伤，而是有些雄壮，像站在身边这个壮汉胸前闪闪发光的纪念章。

三

1982年，我大学毕业。那年暑假，我回了北大荒一趟。七星已经改名为建三江，火车站马上就要建成。离开那里八年了，不能说是沧海桑田吧，变化还是挺大的。过七星河时，我请司机停了一下车，想看看桥和河。不知道我下车的地方，是

不是1968年夏天夜里那个胸前别着毛主席纪念章的老乡带我第一次看七星河的地方了。芦苇丛依然很茂密，只是，河水似乎瘦了很多，前面就是桥，是我们用了几个冬天的时间修建起来的桥。桥下的水，并未显得那样的浪花奔涌。桥的两侧栏杆前，各立有一座桥碑。说是桥碑，其实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水泥柱子，和桥的栏杆连为一体，比栏杆高出一截而已，是当时七星河桥建成的纪念。我走到桥前，桥碑上居然还是当年刻上的“反修桥”那三个突出的大字。十几年过去了，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三个突出的水泥大字，依然顽强书写着岁月抹不去的痕迹，无语沧桑，独立斜阳。

那时，知青返乡热还没兴起，我是我们二队乃至全大兴岛第一个回去的知青，乡亲们都还健在，心气很高。我赶回我曾经待过的大兴岛二队的上午，队上已经特意杀了一头猪，在两个老乡家摆出了阵势，热闹得像准备过年。

几乎全队的人都聚集在那里，等着和我一醉方休。刚进农家小院，大家就围拢上来。挨个乡亲，我仔细看了看，发现只有车老板大老张没有来。我问大老张哪儿去了，几乎所有人都笑了起来，七嘴八舌地叫道：喝晕过去了呗！得等着中午见了！

大老张是我们队上有名的酒鬼。一天三顿酒，一清早起来，第一件事是摸酒瓶子，赶车出工的时候，腰间别着酒葫芦，什么时候想喝，就得抿上一口。有时候，去富锦县城拉东西，回来天落黑了，他又喝多了，迷了路，幸亏老马识途，要